



松竹梅。王祥夫 作

德阳东郊，群山连绵，钟鼓楼畔，凤翥山顶，有一座3000余亩的山水园林，内有一湖，名玄珠湖。曾经的玄珠湖灯会享誉巴蜀，扬名海外，后因公司改制、疫情防控等原因停办。如今，时隔8年，在广大市民的翘首期盼中，玄珠湖灯会终于灿然重现。腊月二十三小年刚过，玄珠湖灯会如期开灯。笔者有幸，在开灯第一日入场观看。

晚上七点半，吃过晚饭，我与家人搭乘灯会专线公交，前往玄珠湖。一路上，街道张灯结彩，喜气洋洋，钟鼓楼灯火通明，在夜色下显得分外壮观。远远望去，玄珠湖所在的凤翥山已成为灯的海洋，光的世界。

玄珠湖占地近千亩，形如龙头，湖中伸进一个小岛，上面建有仿欧洲中世纪的古堡两座，恰似龙口衔珠，故名“玄珠”。山门处，气势雄伟的一龙一凤腾飞祥云之上，龙凤之间一颗宝珠熠熠生辉，上书“龙腾德阳-2024第十五届德阳灯会”金光大字。走进山门，广阔的湖面上已布满了各式各样的灯组，在湖水映照

下显得流光溢彩；湖中小岛上的古堡耸峙中央，彩灯不时变幻着颜色，把古堡映照，增添了几分神秘。

沿湖均有游玩路线指示牌，顺着指示牌一路走来，形形色色、姿态万千的灯组让人目不暇接。作为“古蜀之源”的德阳，哪里少得了三星堆的元素？博物馆里那些历经沧桑的青铜人像，如今在灯会艺术家的手中焕然一新，融入了现代风格和本地元素，显得可爱俏皮。有拿着长嘴茶壶表演高超茶艺的，有怀抱象牙大步开跑的，有戴着墨镜发红包的；青铜神树变身成了排排路灯，纵目面具上青龙盘绕，青铜神鸟造型各异，让人仿佛跨越时光，步入千年前的神秘古国。

既然是龙年春节，“龙”的元素自然也不可少。一条长达240米的巨龙是一大亮点，巨龙形成一个长长的游玩廊道，龙头是入口，龙身环绕湖边，尤为壮观，游客纷纷在此打卡留念。还有16根龙柱矗立湖边，16条金龙盘旋柱身，龙口衔三只灯笼，形态威猛。除此之外，龙的身影无处不在：有扬帆远航的大龙船，有可爱萌宠

的小龙人，各种各样的龙的造型，既有飞龙在天的威严，也不乏潜龙在渊的深沉。

为了增加灯会看点和趣味性，主办方还安排了节目表演。湖中央一条巨大的花船，上有琼楼玉宇，花团锦簇，一群古装女子翩翩起舞，烟雾弥漫升腾，犹如身处广寒月宫。更有武术、杂技表演，惊险刺激，让观众大饱眼福。新建成的音乐喷泉也为观众助兴，粗细不一的水柱随着音乐声此起彼伏，时而直冲云霄，时而婉转低回，时而如泣如诉，几束灯光变幻不定，打在水柱上如梦如幻，尽显水上灯会的优势。

大约游玩一个小时，到达出口处。大家都有流连忘返、意犹未尽之感。全家人在门口合了张影，古老的钟鼓楼前，一片灯火辉煌，古今风物迥异却又交相辉映、互相增光添彩。难怪今年央视将这里作为春节联欢晚会的外景地和春节戏曲晚会的场地。儿子说：“明年我还要来看灯会！”我说：“德阳灯会年年办，我们就年年看！”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全家人怀着对来年的美好期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 玄珠湖观灯

□曲三

中国人对节的重视，莫过于春节，从除夕开始，近乎大半个月时间，一种特别的情绪，一直要保持到正月十五之后。这里面既有新春佳节亲人团聚的喜悦，又有正月里走亲串户的那份甜蜜，直到元宵节来临，在“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盟约后，在“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的狂欢中，在“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的太平盛景下，元宵佳节带给了我们无比的美好想象和寓意。

元宵节也被称为上元节，是因为它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在民俗上，正月十五日被称作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而主管上、中、下三元的分别为天、地、人三官，天官喜乐，故上元节要张灯结彩，热闹闹闹。所以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元宵节，浓缩在老百姓心中就一个字：“闹”。

古人对元宵节的“闹”有许多种方式。晨起吃元宵是一种最温和的“闹”，突出的是团团圆圆的象征，而踩高跷、看花灯、猜谜语、放烟花，还有舞狮子、耍龙灯、扭秧歌、划旱船等等民俗，就是老百姓一种最质朴的“闹”。元宵节的“闹”，也

可能为青年男女创造一段姻缘，像《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春灯谜》等等，就留下了不少或浪漫或凄婉的才子佳人的故事，元宵节也因此变得情意绵绵。

我也经历了一次元宵节的“闹”，那是在有着四千多年文明的三星堆文化的四川广汉，这儿的人从出土的青铜面具中受到启示，每年元宵节都要举办极具想象力的面具节。傍晚，戴着面具的人从四面八方涌上街道，放烟花、猜谜语，载歌载舞，互致祝福。这可能是一个最放松的时候，有了面具的保护，人与人不再有提防和隔阂，也不再害羞和拘谨，大家都在欢乐中尽情释放，让古老的元宵节变得特别有新意。

元宵节的“闹”，在很多地方甚至意犹未尽持续到第二天。在我的家乡，到了每年的正月十六，全城的人都“疯”了一般，一大早就齐刷刷地涌向公园，争着把青壮年男子，拉来给自己孩子当干爹，民间俗称“拉保保”。相传小孩在童年期要闯过几道“关口”才能长大，年轻父母都要在这一天，备上酒菜和香蜡钱纸，到公园内的古柏树下，把看中的游人，拉来为自己的孩子“保关煞”。如果游人接

受了，便古柏树下，焚烧香蜡纸，孩子向被拉游人行跪拜礼，并叫一声“保保”，双方大人互道姓名住址，以“干亲家”相称，就地举杯饮酒祝愿。这一传统习俗至今仍存在于西南地区许多地方流行，同元宵节一道，成为一种被保护和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以这样说，元宵节承载了中国人太多太多的情感。元宵节的“闹”，体现出的是寻常百姓的欢乐，因而它是中国人自己的狂欢节；元宵节的“闹”，留下了无数的爱情传奇，因而它是中国人自己的情人节；元宵节的“闹”，让我们更加珍惜亲人团聚家庭和睦的机会，因而它是中国人自己的孝善节。一句话，闹元宵是全民的狂欢，永恒的节日。



美在德阳(篆刻) 刘松柏

□杨力

# 闹元宵

# 山頭鹿

刊头书法 陈仕恩 总第2029期

## 龙年巡游闹元宵

□张帆

甲辰，神龙归位  
龙泉山上的钟鼓楼  
以蛟龙出海之姿，涌现  
龙角，龙脊，龙鳞  
龙的语言，沿江东路  
西行，锣鼓震天  
席卷两边两岸的人山人海  
席卷欢呼引伴和笑语喧哗

好多年没有这么热闹过了  
包括疫情扼住龙的咽喉  
当说不当说的都懒得说了  
当做不当做的都懒得做了  
内卷和躺平，大面积  
淤塞了龙潭  
滚龙和烂龙，发出  
沉闷的嘲讽

必须是新的龙骨崛起  
不曾涣散的意志  
龙卷风在每一个清澈的内心呼啸

抓住你我  
向更加空旷的天地翔舞  
如同一辆辆花车停停走走  
一只只采莲船摇摇晃晃  
上九会的鸡公车  
又推出了几段佳话  
白马关的古驿道  
又响起几串马蹄  
三星堆的青铜龙  
上天入地的周游间  
又见惯多少沧海桑田  
马井河坝春耕的农具  
是否开垦出桂圆桥下的传说  
绵竹年画的迎春图  
画出多少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仓山大乐是否吹拂  
玉江河畔的状元风  
经开区的荷花龙  
粉色的穿戴戴一个巴适了得

龙以笑容的祥和  
期盼成老老少少的其乐融融  
那踮起脚尖伸长颈项高举手机的

那骑在爸爸妈妈肩头小脸绯红的那站在单车上坐在电瓶车顶上看着巡游的波浪拍打所有的注视和感慨是积压在祖祖辈辈龙的基因龙的记忆龙的骄傲里年复一年的龙的欢欣和鼓舞龙的激越和奋争在潮起潮落的大街小巷传来了龙的呼唤龙子孙的回应萦绕在每一个土生土长的晨昏

## 在乡下过年

□李卉兰

古老的祠堂羞红了脸  
安静的小院灯笼高挂  
木柴在灶膛里跳着热情的舞  
大铁锅里年味翻腾

慈祥的老太太絮絮叨叨  
在兰花的香气里陶醉  
斑鸠从竹林里跃下  
啄食早春的青草

天南地北的特产  
跟随返乡的游子巡游  
村里鞭炮声声  
追寻祖先的英魂  
汇报一年的酸甜苦辣

一朵朵升起的烟花  
是一个个美丽的希望  
被疼痛纠缠不休的人啊  
即使酒是有损健康  
为了新年的欢聚  
我们也要喝一杯



新年诗页(篆刻) 周荣

昨晚冒着严寒围着大厚的围脖去车站接朋友，是接近子夜时分的车，冬夜的车站意外的冷清，车站子夜时分的冷清是冷清之外还要加上睡意，但又让人没法睡，这本来就是人们睡觉的时候，所以，冷清之外又多了一层睡意朦胧，周围的一切都像与自己有了距离，与自己像是没多大关系了。站台上冷清无人，好像是，连站台的那些灯也冷清而遥远了起来。

站在寒风里，我突然想起今天是冬至的晚上，忽然就让人想起当年火车一到站马上就一拥而上的那些小贩，他们热烈地奔跑着，从这个车厢的窗口奔向另一个窗口，卖茶叶蛋的，那些热乎乎的茶叶蛋都在一个盆子里热着，盆子下边是一个小炉子，炉子里的火永远似灭不灭，盆子上边

是一个小棉被，如果也可以把它叫做小棉被的话。从车上下来的人，跺着脚，捂着手，一边用嘴给手呵着暖，一边抖过来了，天太冷了，他不抖不行，抖着，掏零钱，抖着，接过热乎乎的茶叶蛋，抖着，剥茶叶蛋的皮，抖着，就那么站在那里吃起来。

那时候，车一到站，站台上就会出现许许多多的小贩，在这样寒冷的晚上，吃两颗热乎乎的茶叶蛋真不错，或者还有别的什么，但都是热的，烧鸡，好香的烧鸡。真说不清有多少次，我坐着“轰隆隆、轰隆隆”火车经过内蒙卓资山车站，车一停稳，我必定会下车买只烧鸡，喷香的卓资山烧鸡就着一整瓶的内蒙67度“闷倒驴”，寒冷与种种的不如意登时都一一离我远去。在那接近半夜的火车上，周围是各种人的各种睡姿，

□王祥夫

## 子夜火车站

## 哥哥给我过冬至

□刘士帅

天短夜长的冬日，天刚蒙蒙亮。我正在梦里喊妈妈，一睁眼，是哥在唤我起床。早饭照例是玉米粥、老咸菜，我吃了一碗，哥吃了一碗。吃完早饭，我和哥背起书包去上学。我在村小上一年级，哥在镇上上初一。我走路，哥骑车。

昏暗的灯火里飘着丝丝缕缕的炊烟，像嘴里呼出的“哈气”，有暖暖的思念。我一边朝学校方向走，一边想妈妈——远方的姥姥病了，妈放心不下，捧着老姨的来信，妈犹豫半天，还是决定回趟娘家。妈临走时，蒸了四锅馒头，哥数了数，总共36个。妈把馒头装好了，系在院子里的千条上，嘱咐哥每顿饭热两个。哥比我懂事，努力点点头。我不听话，非要跟妈回姥姥家。妈把我搂在怀里，轻声哄我：“乖，好好上学，等馒头吃完了，妈就回来了。”

妈蒸的馒头个儿大，午饭和晚饭，我和哥各吃一个，要9天才能吃完。每天晚饭后，我习惯去翻日

历，边翻日历边数着妈回家的日子，盼着妈能提早回来。可馒头被我和哥越吃越少，妈却始终没回来。我想妈，却不敢跟老师说，更不敢跟同学说。妈去姥姥家，除了我和哥，谁都不知道。妈说，只要不跟别人说，就没人知道妈没在家，我和哥睡觉前锁好门，哥都上初中了，可以保护我，什么都不怕。

夜里北风呼啸，我躺在土炕上，怕我冷，让我睡炕头，身上总是暖烘烘的。偶尔一声犬吠，伴着风声飘得更远，更凄厉。夜黑得似墨，我不敢睁眼。我睡不着，想妈，馒头我快吃腻了，好想包饺子，吃包子……

周六傍晚，我先放的学。到了家门口，我拿钥匙开了门。院子里的千条上，馒头还有8个。那说明，妈还有两天就要回来了。我好想妈。进了屋，炉火闷着，屋子有些冷。我坐在炉火边，边背书，边等哥，边想妈。左邻右舍传来叮叮当当剁馅的声音，那声音遥远而又真切，刺痛了我的耳

各种人的睡姿还会再加上各种节奏不一粗细不一而汇成一片的鼾声，那场景简直让人有点怀念。过去的种种生活形式，经过了时间的慢慢淘洗，现在再一一想起，忽然就有了某种说不尽的美感，简直让人十分地怀念，也不知有多少次，于微醺中，我想起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那首短诗“喝喝美酒，嚼嚼烧鸡，你的末日到了，资产阶级。”这首小诗，哥拿到现在再念念，倒一点都不觉得让人好笑了，而是让人心酸，我真想找一本当下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可惜不会有，也没法分析。

又想起当年一到站掏几个钱就可以买到的猪肉了，而且还是熏猪肉——河北柴沟堡的熏猪肉，那可真是民间大名品，猪头上最好吃的地方是猪嘴，柴沟堡的小贩把它叫

“猪拱头”，他会朝你凑过来小声而亲切地对你说：“又碰到你啦，我这里还有猪拱头，要不要？啊，要不要？不是熟人我也不卖给他。”那当然不要了，我也小声对他说。熏猪头的猪嘴那地方的肉最香。这个必须要重重地加一笔，那是多么好的猪头肉啊，那么香，那么粘乎。比如你不喝酒，但你一定别忘了可以来一个白饼子，让小贩给白饼子横拉一刀往里边塞几片猪头肉，那样的子夜时分的车站，那熏猪肉给人的印象可真是深。

我等的火车马上就要到了，我听到了由南而来的汽笛声，但猪头肉我想却永远不会有，还有那些车一停便一拥而上的小贩们，是他们让子夜时分的火车站有了某些接近节日的气氛，让我们的回忆多了些温馨……



岁月流金(篆刻) 刘松柏

哥像个人一样，边包饺子，边跟我说话。哥让我讲学校的趣事，问我有没有不会做的题，我说我想妈，哥说他也想，但他不着急，他知道妈很快就会回来……

那天的饺子下了锅，大部分成了空瘪的面皮。哥努力挑了10几个好的，让我吃。哥包的饺子，盐放多了有些咸，花生沫也放多了有点腻，但还是被我吃个精光。哥坐在我对面，盛了一碗饺子皮，桌上放着一碟早晨吃剩下的老咸菜。哥没吃到真正的饺子，但看我吃得香，哥比我还开心。

吃完饺子，我赶紧去翻日历。才发现，那天的日历上写着——今日冬至……

许多年后的今天，妈早早去了天堂，我和哥天各一方。每到冬至，煮一锅热气腾腾的饺子，成了我一成不变的习惯。我知道，那碗饺子里，藏着乡愁，藏着思念，也藏着永远回不去的童年。

膜，也激发着我的味蕾。

哥放学回来，抱柴烧火准备做饭。哥到院子里拿馒头，我拦着哥不去：“哥，我不想吃馒头，我想吃饺子。”哥也听到了叮叮当当剁馅的声音。哥觉得奇怪，又不是过年，怎么家家户户都在剁馅？哥以前跟妈包过饺子，爸在外地工作，难得回家，爸不在家的日子，哥是妈的好帮手。哥跟妈学会了擀面皮，也学会了包饺子。可是，哥不会和面。

哥坐在炕沿上，仔细回忆妈和面的细节，想了足足五分钟，哥终于鼓起勇气：“行，今晚哥给你包饺子吃。”哥学着妈的样子和面，一点用水把面粉浸湿，搅拌，哥的動作有些笨拙，手指陷在面里，差点拔不出来。哥从面里用力抽出了手，洗了手，才开始和面。菜窖里有现成的大白菜，可是没有肉。很快，哥把炒熟的花生掰碎，弄成沫，拌在白菜馅里。哥说，妈以前就这么做，花生里有油，可香了。天渐渐黑下来，昏黄的灯光下，